

# 时隔10个月万里归来 放归游隼“阳阳”从贝加尔湖畔飞回成都

10月13日,时隔10个月,在成都被救助后放归野外的游隼“阳阳”,从遥远的俄罗斯贝加尔湖畔返回成都境内。

11月,在成都西二环边上,普通鵟(Kuang,鹰形目鹰科鵟属的鸟类)“西府”又出现在观鸟爱好者的镜头中。

秋日的成都,猛禽迁徙高峰已过去,但关于它们的研究却从未停止。

## 游隼“阳阳”万里归来

2022年12月27日,成都邛崃市南宝山镇秋园村,因在简阳市获救而得名“阳阳”的雌性游隼,在康复后挥舞着翅膀重返天空。“阳阳”身上佩戴着小型卫星追踪器,这是成都市首次救护猛禽放归卫星追踪活动。研究人员希望通过追踪器定时回传的数据,更好地了解放归猛禽的生活节律,以及栖息繁殖等信息,为成都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。

在后续追踪过程中,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研究员、负责放归猛禽卫星追踪工作的技术负责人阙品甲发现,“阳阳”在放归后先南下迁徙到雅安市荥经县龙苍沟,然后又迅速北返,精准地回到了曾经发现它的简阳救护点,并在成都度过了2023年春节。之后,随着气候回暖,它开始春季北迁之旅,最终在俄罗斯贝加尔湖畔安顿下来。

研究人员对“阳阳”的关注从未停止。今年9月26日,随着高纬度地区气温降低,研究人员发现,“阳阳”向南飞越了贝加尔湖,并于9月29日正式踏上了归途。10月13日,卫星追踪器传回的数据显示,“阳阳”已回到了简阳。

为了进一步确认“阳阳”的生存状



▲ 11月,研究者在简阳拍到的游隼“阳阳”,它身上的小型卫星追踪器清晰可见。 刘浩摄

态,曾经救助过它的工作人员与研究人员赶赴简阳,试图找寻它的身影。不负众望,时隔10个月,工作人员再一次记录下“阳阳”的影像。

回到自己熟悉的地盘,像之前一样,“阳阳”喜欢停歇于高层建筑的顶部。同时,研究人员还在高楼间发现了被它猎杀并带回的黑水鸡尸体,这充分说明,放归后的“阳阳”健康状态相当不错。

目前,成都市已为7只放归的救助



西二环一处空地上,十一月四日,普通鵟“西府”停留在成都。 杨涛摄



卫星追踪器记录下游隼“阳阳”回归成都简阳的轨迹。 阙品甲供图

猛禽安装了卫星追踪器,包括草原雕、白肩雕、金雕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。研究者希望能进一步揭示不同种类的猛禽之间迁徙路线的差异,更有针对性地对迁徙猛禽开展保护工作。

## 普通鵟“西府”再次现身

11月,曲折蜿蜒的府河旁,成都铁路局成都车辆段附近的铁架上,观鸟爱好者李明的老朋友“西府”又来了。“西府”是只普通鵟,因为每年这个季节经常出现在西南交通大学附近的府河边,李明给他取了个昵称。

2021年元月,在其他观鸟爱好者的指引下,李明在成都铁路局成都车辆段一片空地旁,第一次记录到“西府”。这片空地被围墙、隔离栏和铁丝网环绕,里面有不少电杆塔架,成为普通鵟捕捉猎物的瞭望台。在李明拍下的照片里,“西府”有时站立在塔架上,不时地梳理羽毛;风和日丽时,它展翅翱翔,搜寻猎物。

“除了拍到‘西府’在空中翱翔,我还观察到它20多次捕猎食物。除了老鼠,它有时也捕捉比较大的鸟类,比如斑鸠。”李明说。在成都铁路新村、通惠门,李明都看到过驻足的猛禽身影。

从南到北,再从北到南,每年都有大量的猛禽遵循着刻在基因里的本能,沿着东亚-澳大利亚和中亚两条关键的候鸟迁徙路线途经成都。这条漫漫长途充满了艰辛与不确定性,每年在这条迁徙路上,都会发现许多因为各种原因而“掉队”的猛禽。通过对游隼“阳阳”的持续追踪监测,证明了科学的救护工作能够帮助部分受伤的猛禽重返蓝天,也能让人们更准确地了解猛禽的迁徙路线,更好地保护迁徙中的猛禽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杨涛

## “峨眉山景区招聘15名猴群管理员”后续

# “人猴冲突”谁之过? 中国动物学会灵长类学会副理事长黎大勇:厘清人猴边界 促进和谐共生

近日,峨眉山景区面向社会招聘猴群管理员在网上持续引发热议。有网友调侃:“峨眉山的猴子有人收拾了!”

近年来,峨眉山的猴子常“活跃”在大众视野中:抢食物、伤人……让“人猴冲突”的话题热度居高不下。针对长期以来的“人猴冲突”话题,11月8日,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西华师范大学教授、中国动物学会灵长类学会副理事长黎大勇。他表示,要正确看待人猴冲突,厘清人猴边界,同时正确引导大众。人和动物和谐共生是趋势,也是必然。

我国特有物种,分布广泛。

几年前,黎大勇针对峨眉山猴子抢食物、伤人的情况进行了系列调查。他介绍,相较于金丝猴,峨眉山藏酋猴性情的确没那么温顺。但在他看来,野外藏酋猴天性还是怕人,“我们在野外经常看到,藏酋猴看到有人来就会转身离开,不会来伤害你,也不会来找你要食物。”

黎大勇说:“灵长类动物是社会性动物,和人类社会一样,只是有些猴的脾气很大,容易和人发生冲突。”

### 原因

#### 人类投喂改变了猴的习性

去峨眉山,“打猴棍”成了不少游客必备的工具:一来可以对猴群挥舞震慑,二来可以当拐杖爬山使用。

峨眉山的猴子为何会变成如今这样?黎大勇表示,这和人影响密不可分。他介绍,最初是寺庙的僧人在冬天对猴群投喂,随着峨眉山景区的开发和运行,越来越多的游客参与到对猴群投喂食物中来,慢慢地猴子改变了只在冬日下山讨食的行为。

2001年,峨眉山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发表的《峨眉山灵猴大迁移》一文称:

过去,峨眉山灵猴主要以野食充饥。1979年,峨眉山正式对外开放,国家专门为峨眉山灵猴配了口粮,寺庙僧众也经常向猴群喂食,过往游客等更是慷慨解囊,什么好吃的东西都让猴品尝。天长日久,峨眉山灵猴吃惯了“自来食”,也养成了懒惰的习惯,每天都等候在旅游道上或聚集在寺庙附近,与人共食“佳果美味”,养得肥肥胖胖,皮毛光亮。

猴群还会随着旅游路线的改变迁徙。该文中还提到,随着峨眉山旅游公路的建成和客运架空索道的开通,大多数游客不再沿袭过去的旅游线路,致使峨眉山灵猴向游人索食的机会越来越少。但早已养成懒惰习惯、不愿攀援悬崖绝壁寻觅野食的峨眉山灵猴,总是垂涎着游人携带的好食品。于是,峨眉山灵猴逐年分化,开始上下大迁移,向游人聚集地和主要旅游线靠近。

黎大勇表示,投喂之后,猴就产生了一种惰性,形成了不需要去野外觅食的意识,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,逐步演化至今。

子。”黎大勇说,在人为活动干扰的情况下,峨眉山藏酋猴产生了哪些与其他猴不一样的行为?生活习性和饮食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?这些很重要。

记者搜索发现,《峨眉山与黄山藏酋猴肠道菌群组成的比较》一文中提到,峨眉山藏酋猴在脂类代谢、外源化学物的降解与代谢等通路显著富集,峨眉山藏酋猴肠道存在一定丰度的传染性致病菌,这可能与峨眉山的生态旅游有关。

对于“人猴冲突”这个词,黎大勇并不认同。“我觉得这种观念要纠正,猴的本性是不会伤害人的,人和猴之间本质上没有矛盾,但如果人和猴都过界了,这时矛盾就比较突出了。”他表示,应当厘清人猴之间的边界,探讨怎样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发展生态旅游。

黎大勇说,对于峨眉山的猴,大众首先要普及一个思想和观念,看到猴子时,要持并非玩弄、逗弄的心态,人首先不要越界。同时还要对自身行为进行约束,不要随意对野生动物进行投喂。

黎大勇说,峨眉山“人猴冲突”并非猴群管理员的事,也并非管理机构的责任,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参与,“正确引导大众,人和动物和谐共生是趋势,也是必然。” 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苟春

### 探讨

#### 如何合理发展生态旅游

“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峨眉山的猴

## “劣迹” 峨眉山猴群经常抢食物伤人

抢食物、伤人……峨眉山的猴子“劣迹斑斑”。甚至在网上,每当一只温顺乖巧的猴子出现后,峨眉山的猴子都会遭受一场“网暴”。

据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统计,峨眉山景区内活跃的猴群约14个,共582只猴子,其中清音阁片区有3个猴群约106只猴子。景区内的猴子为猕猴属藏酋猴种。作为21个猕猴属动物之一的藏酋猴,是我国体型最大的猕猴,也是